

大道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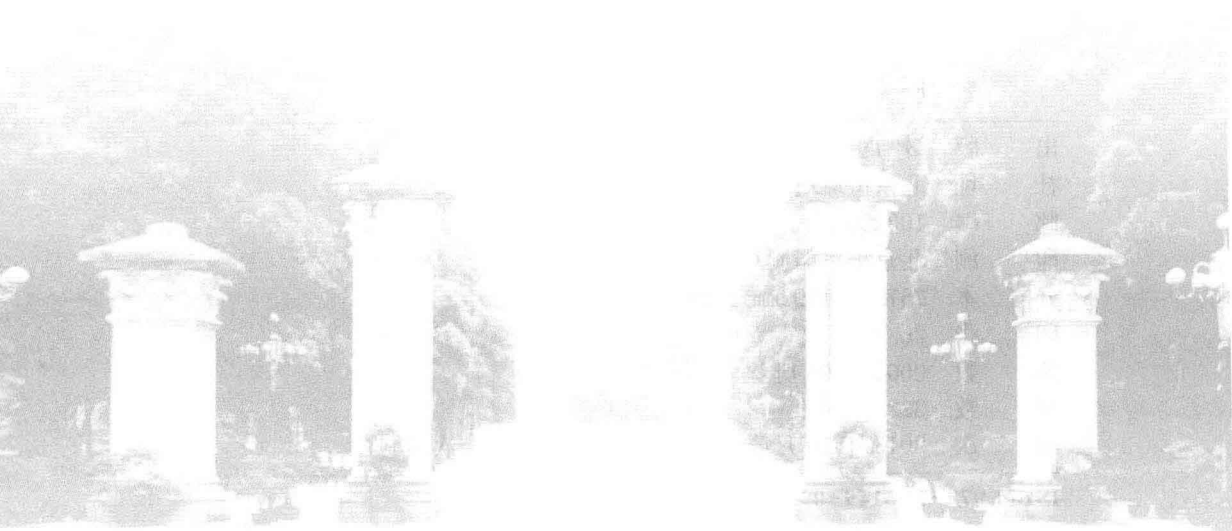
我和我的新闻七七级



中国书店

大道同行

我和我的新闻七七级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道同行:我和我的新闻七七级 / 沈北海,李湛军
撰. -- 北京:中国书店,2013.10
ISBN 978-7-5149-0995-1

I. ①大… II. ①沈… ②李… III. ①回忆录—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6894 号

编委: 沈北海 李湛军 蒙南生 李德刚 莫明荣 徐小凡
何连生 石卫 李小萌 曾予今 张社人 陈志林
陈文红 苏树远 凌珊 赖玉萍

出 版	中国书店
社 址	北京市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75
印 数	0001-2000 册
字 数	32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一版 201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149-0995-1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闻 77 现象·代前言

沈北海

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首届考生，机缘巧合，和广西大学新闻 77 级的同学走到了一起。广西大学从 1972 年设立新闻学专业以来，许多毕业生已成为广西各行业特别是党政部门、新闻传播、文化教育、科研机构 and 企业的业务骨干和负责人。2012 年毕业 30 周年的聚会，西大的领导和老师都作了很好的发言，虞达文老师说：“30 年来春华秋实、硕果累累。你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通过考试进入广西大学的大学生，此后，一代又一代学弟学妹沿着你们的足迹，秉承自强不息、刻苦攻坚的优良传统，以你们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着壮丽的篇章，也书写着母校的骄傲与荣耀，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向学校和老师做出整体的汇报，新闻 77 级毕业 30 周年聚会动议出文集，这是很好的建议。30 年贮存的老酒，启封品尝，这贮存就馨香远飘；30 年的点滴念想，集中表达，这念想就汇聚成一江春水；30 多位同学的成果，汇聚在一起，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更重要的是，新闻 77 级在文集里的所有的汇聚，达成特殊的群体效应——对“新闻 77 现象”的记录。

如果要求只选出一件自己人生中最影响命运的大事，我相信，我们 77 级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会写下：“恢复高考，考上大学”。我上大学前，插队和在中学工作六年多，进大学时比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年纪还大，已经 24 岁，大学生成了太学生，老学生。新闻 77 级的同学，年长者和年幼者相差 12 年，几乎是隔了一代人。全班没

我和我的新闻七七级





有一位是应届毕业生，都经过磨难和历练，都是极力想要改变命运的人。同学中也有当中学老师的，还有参过军，当过工人，更多的是“知青”和回乡青年。1977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570万，录取名额27.297万，录取比例29:1，录取率4.7%。那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的高考，不仅改变了几十万人的命运，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改变了全社会“读书无用”的价值观念，成为我们国家复兴一个的基点。作为几百万人的残酷竞争中的胜出者，新闻77级的同学一辈子都常怀感恩之心。1977年高考，是我和我的同学的人生新开端，与我们国家告别过去、走向现代化的开端相重合。我们在广西大学的四年，1978年2月到1982年1月，正值中国令人激动的大转折。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多年来习惯了把自己的未来，与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新闻77级整体的责任感强，学习自觉。在毕业工作后无论是从事新闻工作还是从政，都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我们既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还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因此也造就了新闻77级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和“新闻77现象”。

记得2007年毕业25周年纪念高考30周年，我和同学们回到校园和老师们座谈，当时广西大学的校党委书记阳国亮在欢迎词中提到了“77级现象”和“新闻77现象”。新闻77级这一平台，像是一个大熔炉，既是一种集合，又是一种冶炼，经过社会大学三十年的千锤百炼，个个都能成材。现在又通过出文集的平台，集中向母校汇报，就像是老酒的母体，这些年不断地发酵和融合，不断地吸收和释放，不断地传承和发扬。

前些年，我们努力为广西大学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争取到了西南地区人才培养基地的项目，毕业30周年回校，看到新闻培训大楼已经崛起在校园中。这是继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之后，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高校设立的第四个人才培养基地，将为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临近的东盟国家培养新闻人才。邵华泽、范敬宜、蓝鸿文、童兵、喻国明等中国新闻学界知名专家学者成为该人才培养基地的首批客座教授。

广西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是一所拥有85年历史、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在新闻传播学科方面有较长的办学历史和丰富的办学经验，有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和学术成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在这里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学科优势明显，基础条件雄厚。同时，新闻出版总署将广西大学列为中国创新型报业人才培养联盟成员单位。广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广西在我国西部地区较为发达的新闻出版基地地位，为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创造了良好条件，十分有利于推动我国新闻文化事业与东盟各国开展交流合作。新闻出版总署西南地区人才培养基地内容之一就是加强与东盟国家进行国际新闻出版人才交流项目的计划制定和实施。广西与东盟国家地域相连，山海相连，文化相通，习俗相近。在东南亚国家语种、新闻出版学科方面，广西在国内都有较大优势，可以在广西建立中国与东盟新闻人才研修培训基地，定期或不定期地承担中国和东盟新闻官员研修、媒体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以及开展新闻方面课题的合作研究等任务，促进双方新闻官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提高素质、增强能力，扩大共识、增进互信，为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发展提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新闻信息服务。当下，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要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发展成为区域领先、国内有影响的现代化新闻学院，努力建设成为立足广西、服务西南并辐射东盟国家的新闻传播、宣传系统人才培训基地，为文化强区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年我就读于新闻77级时，全国只有四所大学有新闻专业。广





西大学是中国开办新闻传播教育较早院校之一。我们新闻 77 级，不仅在广西新闻界有影响力，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地位。如当年新闻 77 级的党支部书记李湛军，现为北京发行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首都出版发行联盟副主席、北京出版发行业协会副主席、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研究学研究会常务委员会常务理事。先后任职于光明日报社和人民日报社，曾任光明日报社国际部副主任，高级记者。出访过五六十个国家，其大量新闻报道和学术性研究文章发表在国内报刊杂志上，独立或合作出版 7 部著作。人民网的副总裁官建文，曾荣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他主持的《胡锦涛总书记同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在线交流》，获得了中国新闻奖。这两位同学也被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聘请为客座教授。广西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蒙南生，二级教授、高级编辑、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广西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称号，曾任广西日报副总编辑。先后 16 次获得全国或广西新闻奖，公开出版个人学术专著 12 部，1990 年至 2012 年一直担任广西新闻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广西新闻出版局版权管理处处长石卫曾获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广西日报总编辑助理陈健民，作品曾两度获得中国新闻奖并荣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中国工业报》总编辑杨青的新闻作品得过两个中国新闻奖，享受政府给予我国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直属党委副书记的赵利，曾任中国海洋石油报社总编辑，获得过中国记协第六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同学中除了在新闻媒体工作，还有人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在政府部门工作，也有在海外创业的同学，从文集中许多同学的简历和文章中，可以看到大家不同的人生轨迹，看到各自所取得的成就，可喜可贺。

2007年12月，我们高考30周年聚会回校和老师座谈，当年教我们中国古典文学课的吴子厚老师说：新闻77级是一个非常好学的群体。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提问，踊跃发言；下课后抓紧自学，自发研讨，取长补短，潜心研读，掌握真才实学。无论在校期间还是毕业后的新闻77级，在社会上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我认为你们这个群体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姑且把它概括为“新闻77现象”。这个现象不仅值得你们自己去总结思考，还值得后人去探讨研究……

对“新闻77现象”，文集中也有同学在探讨，有同学的文章认为“新闻77现象”最核心的价值和最本质的意义就是：个人的前途命运永远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新闻77级的同学们是在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实现了社会 and 单位的价值之后，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

我们人生命运的剧烈转型正好与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轨迹重叠，虽然同学们的身份、位置、处境、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但同样都经历了艰苦奋斗，人生历练，每个同学都是有故事的人。

我觉得，本文集挖掘了不同的人生故事，很有意思。回忆流逝的青春岁月，同学的友谊天长地久，恩师的教导铭记心间。本书中收集的校园照片和历次聚会的照片，也非常珍贵，还有对先行天国的同学的缅怀之情，都真挚感人。许多精彩的故事和人生的真知灼见都在书中。

我只想借此机会送给老师和同学一句话：活着就好，好好活着，继续“能帮就帮”，“新闻77精神”永恒。

（作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新闻 77 现象·代前言	沈北海
难忘高考.....	李湛军 (1)
永远荡漾在春天里.....	韦振前 (10)
红水河流出的苦乐年华.....	韦有隆 (22)
再回首,平平安安是最真.....	方远翔 (29)
同学缘 一生情.....	石 卫 (32)
刘治平的一封信.....	刘治平 (44)
将“新闻 77”进行到底	杨 青 (47)
永远的“新闻 77”	杨 玲 (52)
感恩时代.....	苏树远 (60)
新闻 77, 新闻 77	李 彬 (76)
岁月峥嵘忆往昔.....	李小平 (85)
感恩同学 感恩新闻七七.....	李小萌 (101)
石县长和他的《村民文明手册》	李小萌 (111)
轻省的河西.....	李恒毅 (116)
人生囧途.....	李德刚 (127)
抹不去的记忆.....	李湛军 (139)
即兴抒怀.....	何连生 (148)

终生难忘的一课·····	张社人 (151)
那些与青春岁月有关的记忆拼图·····	陈文红 (158)
我和我的新闻 77 ·····	陈志林 (174)
不要忘了新闻专业·····	陈健民 (187)
网聚人生·····	官建文 (199)
海洋情缘·····	赵 利 (210)
新闻 77 伴我温暖前行 ·····	莫明荣 (219)
此情恰似邕江水·····	徐小凡 (233)
不老的思念·····	高红玲 (243)
良宵能不感邕邑·····	凌 珊 (254)
新闻 77 情暖我逆境路 ·····	黄志诚 (270)
相守新闻 77 ·····	梁志党 (278)
老老实实写人生·····	彭志规 (283)
我圆了大学梦·····	覃玉娟 (287)
感悟美国梦·····	曾予今 (295)
云聚云散同窗情 ·····	赖玉萍 (309)
车轮上的圆梦·····	蒙南生 (325)
悔? 不悔? ·····	滕福海 (334)
接到“血癌”诊断书后·····	林永红 (348)
同学三十年相聚感怀·····	黄松龄 (351)
向我们班派驻天堂先遣队致敬·····	杨 青 (352)

忆秀兰：一颗美丽耀眼的流星·····	曾予今（357）
松龄，你不该骗我·····	徐小凡（364）
愿天堂里永远有《酒醉的探戈》·····	陈文红（368）
忆国解·····	赵利（373）
怀念先生——国解·····	麦家惠（377）
黄显真儿女的感谢信·····	黄梅洁 黄志锋（381）

精彩印象

大学生活·····	（385）
毕业 10 周年聚会·····	（392）
毕业 15 周年聚会·····	（394）
毕业 20 周年聚会·····	（398）
毕业 25 周年聚会·····	（403）
毕业 30 周年聚会·····	（407）
多年小聚·····	（412）

后 记

难忘高考

李湛军

(一)

1977年冬天，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冬天。那扇关闭了中国11年高考的“大闸门”终于被打开了，作为考生的一分子，我和570万名考生如放闸泄洪似的潮水，奔涌般地冲向那块能圆大学梦的“考场”。

这是一次难忘的高考，不单单因为它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更因为它彰显的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的到来——广大知识青年对知识的渴求以及个人的命运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而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实现。

这是一次罕见的高考。不单单因为它是共和国历史



我和我的新闻七七级



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奇景，考试者从 66 届到 78 届，十三个年級的构成一起竞争，一同步入考场，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大，不仅有师生同考，夫妻同考，更有甚者还有父子同考。更因为这一“国考”当时不仅积聚了青少年、家长、社会和全民太多的期望，深刻影响了三千余万人的命运，而且后来也更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正如《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所说的，“1977 年的高考在成就国家中流砥柱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现实。”

这是一次竞争最激烈的高考。十年积压，使得 1977 年的高考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据报载，当年由于报考人数过多，竟造成印刷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当时的报考人数是 570 万，录取新生 27.5 万人，录取比例仅为 4.82%，按现在时髦的算法录取比例为 29:1。这个比例在 80 年初期逐步下降，从 6:1 降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 3.5:1，直到现在的 2:1。

(二)

记得考试的第一天，1977 年 12 月 11 日。天微亮我便早早起床，打开了农村大队部的广播喇叭，给全大队二十一个生产队的社员群众部署和分配种甘蔗任务。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那时是一名插队知识青年，已经担任了全村拥有 27000 多人口的广西河池县河池公社红沙大队党支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大队长）。我所在的村庄属丘陵兼石山区地带，农民祖辈以种植稻谷和玉米为生。为发展多种经营种植，前些时候我从平原地区的东江公社引进了一批甘蔗蔗种，尝试带领社员们试种甘蔗。我要求各生产队和社员们抓紧把甘蔗蔗种尽快种完，或做好防冻处理。部署完生产，我领着部分社员

匆匆到地里干了一会儿活，示范着如何种植甘蔗。距离考试还有一个小时左右，我这才到地角边上的小溪沟里把泥腿洗干净，穿上解放鞋，裤腿高卷着，背着装有纸和笔的军用黄挎包，骑着单车奔向设在河池公社红七中学的考场。

公社考场的场景着实把人吓了一跳。只见学校考场周围围起了警戒线，学校的操场整齐排放着好几辆医院的救护车和警察的警车，考场周围部署着很多警察和维持考场秩序的工作人员。场面森严肃穆，这种在中国已经久违了10年的考场环境氛围，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既让人兴奋又让人紧张异常。我看到有两位考生还没有走进考场就因晕倒而被救护车拉走送往医院去了。

说实话，我当时心理还比较平静，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因为我插队务农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在当地属于“老知青”了，与我当年一同插队的知青大部分都已经被招工或参军而返城了，而我作为当地最后一批返城知青，也刚完成组织考核提干工作，公社党委管组工的干部已经跟我谈话，明确了去向：将调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五七干校理论教研室当理论教员。就是说，即便考不上大学，我很快也将变成正式的国家干部了。想到这，我更加自信地挺起胸脯，迈起坚实的步伐向考场走去。

(三)

果然，高考很眷顾我，上天似乎对我格外开恩，高考题目出奇地让我目瞪口呆，仿佛就是为我准备似的：

语文作文题是“难忘的日子”，与我高考前准备的一篇作文《最难忘的日子》只少了一个字“最”。我在这篇文章里讲述了自己的一件真实故事：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不久，我有幸作为中国农民





的代表到北京向他老人家遗体告别。虽然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去逝后我能代表我村上的农民在他遗体前给他三鞠躬，寄托我们农民的哀思，这其中的情景当然是我一辈子中最“难忘的日子”！

政治考题第一大题是填空题，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什么，我轻松地填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这些题目和内容都是我在农村夜校里平常给社员们上课时常讲的课，根本难不倒我。

兴许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试，文科考生的数学题难度不大，众多考生丢分较多的是一道化学农药配比计算题，这对我不难，因为我在生产队农科组里干活，常计算配比农药和化肥，熟悉这类题的计算方法；另一道题是计算一座拱桥的木桩柱子长度，需要运用到抛物线公式，赶巧的是我在头天夜里的煤油灯下挑灯夜读的复习中刚好记下了抛物线公式。

但我也有丢分比较多的科目，如“史地科目”中的地理部分。我记得，当时有一道问答题，谈“季风”的成因和影响，我就答非所问了。

让我感到自己特别幸运的是，考试完后不到一周，改卷工作还没正式开始，我便知道已经自己考上大学了。情况是这样，当时由于当时考生太多，阅卷老师都是第一次参加高考阅卷，为了做好这次考试阅卷工作，我所在的河池地区考区集中了全体阅卷老师，举行了改卷试点培训工作。赶巧的是，抽取的考卷正好是我所在的考场。我那篇记述自己作为农民代表到京城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遗体告别的作文，因经历独特，真情感人，让阅卷老师们阅后是哭得泪流满面，印象深刻，故一致给予满分，并被作为范文示范给参加阅卷的全体老师。于是整个地区各县城都传遍开了，知道有一位考生因独特的京城经历而获得了文科作文“状元”。

(四)

应该说，上大学一直是我们那一代人大多都不敢奢望，且遥不可及的梦想。我在农村插队务农的三年多光阴里，也曾先后有三次机会被推荐当工人和当消防兵，但最后我都是选择了放弃，只缘心中有梦，心中强烈地渴望能成为一名当时社会阶层中非常稀有的珍贵“品种”——大学生。无奈，“文革”浩劫，生不逢时，国家废止高考，自己只能与其他同龄人一道，“志在农村修地球”，否则，在那个“上山下乡”的“火红年代”，中学生毕业后若没有至少两年的农村务农实践是无缘踏入招工、提干和参军的门槛的，这条政策的“硬杠杠”造就了我们那一代人几乎人人都有的一段共同的知青插队史。

1977年5月24日，再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邓小平他老人家公开对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给予肯定，这等于是公开否定了“文革”十年的错误。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顿时社会各界好评如潮——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

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距离高考的时间剩下不足两个月了，时间非常紧迫，我们那批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几乎全部返城，投入到了紧张的功课复习，而且，城区各类中学和学校老师为了帮助我们这批多年离开校门，对学业已经生疏的知青，纷纷免费举办各类文化科补习或辅导班。





看到知青伙伴们一个个都离开农村回城里脱产复习功课，我也慌张起来，抽空跑回母校中学参加了高考辅导班。可只待了三天，戎马一生的老父亲把我劝回了农村。他虽然很支持我考大学的举动，但劝我说，你是村支书，考大学固然重要，但丢下生产和大队的工作去复习考试，考上了好说，可如果考不上呢？他主张我在岗复习。听从父亲的劝告，我赶紧从家里的旧箱子里翻出高、初中时代的教科书，又从街坊邻居那里搜罗了一些旧课本，然后赶回农村边劳动边复习高考课程去了。那个时候，书少得可怜，只有教科书，没有参考书，也没有复习大纲和考试范围一类的辅导书。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白天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啃书本，田边地角解数学题，画几何图形，出工或收工路上见缝插针背文章；晚上，在寝室里点起煤油灯，挑灯夜读。这样的复习“境界”虽辛苦，却卸去了我心中的不少负担和压力，因为考上了别人会认为你有本事，考不上别人不会笑话你，毕竟你没有功夫脱产复习，考试反映的不一定是你的真水平。

我清楚地记得，考试当天我走出考场时，几位自治区高招办的同志和记者拦住我，要我谈谈高考感受。我平静地发表了一番自己的感想：考上，高兴，毕竟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考不上，也高兴，毕竟是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尊重知识的人才教育培养机制下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了一次系统检验，发现了差距和今后学习的努力方向。这番感受后来的广西日报头版高考报道登了出来。

(五)

1978年元月，我从乡村大队部的办公室那里收到了来自广西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让我吃惊的是，与我同考的数百名同学里他